

成長的過程

林永麗

記得，小時候常喜愛坐在矮小的薔薇樹下數著指頭，盼望著過年，盼望著能像高年級般地穿著漂亮的樂隊服裝，遨遊於大街上。在那小小的心靈上，將成長的喜悅填得滿滿的，絲毫不覺時光的流逝。只知，過了新的一年，就將有更高的地位，不再是個一點也不惹眼的醜小鴨了。就在此歡愉喜悅地迎接新年的心情下，我度過了二十年。雖不多采多姿，卻也充實了歡樂的歲月。而今，在即將邁向成年一步的時候，我卻踟躕了，因為，我發現這一步是如此的寬廣艱難，存在於其中的深溝、荆棘，使我畏於跨開那一步，我怕，我怕深溝的陰暗，荆棘的刺人，然而我却已深陷於其中了，我該如何自拔於深淵之中呢？

大哥的服役返家，是我心中籠罩黑影的開始，以往的爭吵拌嘴，演變成冷語相對，我看不慣他的奢靡浪費，他亦對我的多方干預看不順眼，原本極為和樂的家庭，就在此針鋒相對的情況下，增濃了火藥味，最後終於爆發了！而且爆發得如此突然如此令人措手不及。那天，我自台中港遊罷返家，愉悅地為母親整理家務，並準備當晚豐盛的火鍋大餐。就在此時，哥開著父親以為失竊的車子，大搖大擺地不知從那兒回來了，一點也不為他的三天不知去向感到內疚。那時，我的心情都被他攬壞了，只

覺一股氣憤不滿的情緒充塞胸中，我氣他，為何如此地不爭氣？更不滿於母親的不打不罵！於是，我忍不住與他大罵起來，同時還把那股怨氣推向母親，責備她管教無方才導致今日大哥的不知上進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當時說話的語氣有多重？我更不明白我怎會對母親說出那些刺傷她的話？看著母親原本堅強的面孔懸著傷心的淚珠時，我後悔了！那時我真恨我自己，恨我這張嘴，恨我那顆沒有體諒的心。然而，我卻提不起勇氣，到她面前賠罪道歉，反而倔強地提著手提袋往外跑，直到抵達宿舍，才清醒明瞭——我又做錯了！而且大錯特錯！我怎會在數小時內將母親刺傷得如此心碎。

事後，我期望著透過文字，表達我滿心的悔恨與歉意，卻只發現字簍箱內堆滿了濕淋撕裂的信紙。此時，我才深深了解任何文字語言，皆不足以表示我的悔意，與那股欲與母親重享往日天倫之樂的心向。但，我有那個勇氣去跪在母親面前求取諒解嗎？而且，母親會原諒我不孝的行為嗎？掙扎了幾天，我終於鼓起勇氣，搭著那似乎是一生中最長的班車，回到了家中。原本以為迎接我的，會是一陣責罵與處罰，結果呢！我卻享受了二十年來最可口的湯圓，眼含著欲滴的淚珠，望著桌上的熱湯，整個心卻像撕裂般地痛楚，天啊！我的罪惡有多深！

忘不了母親的愛，忘不了自我的無知，更忘不了這次的教訓，它使我得以了解在以往的二十年裡，心靈是如此地被蒙蔽而停留於幼稚自私的狀況，如今，我欲跨出此軀殼，就必須克服這心理障礙，擴展心胸，更加體諒他人，並對父母盡最大的心力來彌補此一裂痕。如此，則這一步雖遠，卻能安然度過，邁向更美好的明天。

彷彿有一股力量，在生命中不停地牽引著我，引我向上，催我向前。幾度迷惘，幾番徘徊，是誰！撒下滿滿的祝福，將生活的悲歡離合交錯編織為動人的樂章；是誰！為我低吟淺唱，將生命的紋路剖析得如此清澈。「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」，縱使迷惘不安常縛我心，但牽引我的雙手卻常為我撥雲去霧；生活的迴響，成長的喜悅，在歲月的累積中更為晶瑩悅耳。試覓源在何處，有情世界的點滴，即能匯成生命的洪流，灌注了我也牽引著我，使我穩定地步過，也滿懷希望地向前，生命自此延長，前程因而閃亮，在無盡的牽引下，發現了自我也肯定了自我。

生命是迷惘與超脫的交錯，生活是悲淒和喜悅的綜合，「參透為何，才能迎接任何」，世間許多煩惱，原都起於對自我的局限，對事理之不明。人是善於自苦的，為自己築下一小小的城堡，然後再掙扎地想突破它，或許這是愚昧，但若能層層突破，才能有「參透為何」之日。回憶並非是沈緬於過去的自我封閉，若能自往事中得到一絲一縷的經驗，才能使今日的我更加穩定，今日是昨日的延伸，不敢回首便是否定了自我。豈只是一句「遺忘」所能了得。有首新詩蚌與珠：「無法忘却那傷痕的存在，於是，用溫熱的淚液，你將昔日層層包裹起來，那傷痕卻在你的懷中，日益晶瑩光耀，每一轉側，都來觸到痛處。」生命原有許多無可奈何，我們不能消極地逃避，應勇敢地將苦楚化為晶瑩光耀，增添生活的情趣。人生不過數十寒暑，是非成敗轉頭空，孰能與青山綠水

牽引

黃惠琴

